

# 學習旅途上的陳雅莉—— 訪談八十後新進澳門女導演

文：一鷗

## 陳雅莉

2012 年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修讀研究生課程，並醞釀拍攝第一部商業長片《沙漏愛情》。

2013 年完成《沙漏愛情》劇本的撰寫工作，是首部取得國家廣電總局公映許可證的澳門電影。

2014 年用了 12 天的時間完成《沙漏愛情》的拍攝工作，並以該作品代表澳門參加第 23 屆中國金雞百花影展港澳影展單元。

2014 年憑《港女打功夫》電影製作計劃，奪得第一屆粵港澳電影創作投資交流會的“最佳電影計劃獎”。

2014 年簽約北京宸銘影業，成為澳門首位成功簽約商業電影公司的導演。

2015 年憑《意外復活的我》電影製作計劃，勇奪第 19 屆韓國富川國際奇幻電影節創投會“WTUF 傑出電影項目獎”。

2016 年籌備開拍《那一年，我十七》的前期工作。



## “中學階段”的人生歷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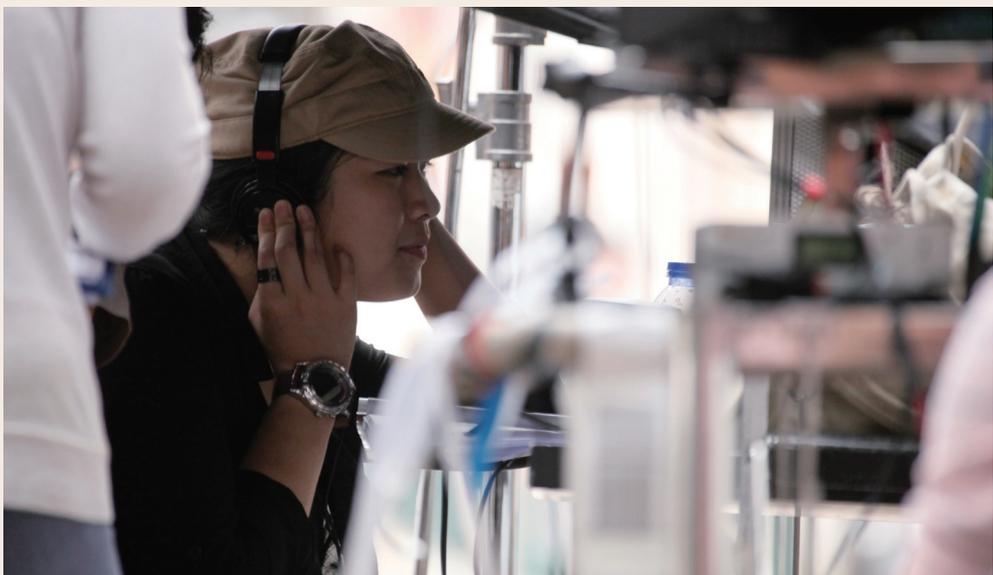
陳雅莉 Emily 是澳門八十後新進女導演，在澳門完成中學教育後，獲保送到澳門大學傳播系升學的機會。大學畢業後更因緣際會，隻身到北京，入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廣播電視系研究生課程。在北京的兩年裡，正式開始她的電影導演之路。當然，並非科班出身的她，導演之路能一路走來，並且獲得不少殊榮，確實不簡單。然而，Emily 的電影導演之路之所以有如此佳績，全賴她 16 歲前的“人生歷練”和赴京進修前的“另類學習”所至。

據 Emily 表示，自己有點小聰明，讀書方面要學科成績及格一點也不難，只是在行為方面一直很難容於學校，故經常成為學校的焦點人物，只要一有“狀況”便會被學校特別“關顧”。因此，16 歲前的她是一個非常反叛，經常逃學、打架，在大人眼中經常搞事的不良少女。

由於當年澳門政府已有規定，屬義務教育年齡的澳門居民要入學讀書，故 Emily 初一時雖曾輟學，但其間家裡不斷收到政府人員的電話，結果還是在“逼不得已”的情況下重返校園；在初一至初三年級的短短三年裡，便已先後轉讀了五、六間學校。

Emily 回憶說，當年幾經轉折終於升讀初三，但由於一時的衝動，“老毛病”又導致自己再度被逼退學。那時候剛滿 16 歲，在法律上已沒有“被保護”入學讀書的權利。不過，沒有“被強迫保護”反而讓 Emily 很想讀書。於是 Emily 在自己爭取下，獲聖公會（澳門）蔡高中學（夜校部）取錄入讀夜校的回歸教育初中三年級，並且答應她如果成績好便讓她升讀日校高一。

結果，Emily 真的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升上日校高一，而日校的老師雖然都知道她的經歷，但沒有帶有色眼鏡看待她，讓她有種獲尊重和重生的感覺。即使如此，升上高一後的 Emily 有時碰上一些沉悶的課堂，亦會編個小故事來“換取”一天半天的“合理缺席”。當然，由於平日喜愛看小說，故在向班主任或班長道出“故事”時，亦編得頭頭是道，說得天衣無縫。久而久之，Emily 的說故事本領亦愈來愈得心應手，這對日後的電影工作，特別是編劇方面，不能說沒有貢獻。



此外，Emily 這“反叛”的經歷，亦為她沉積了不少的人生歷練，這對於日後的導演工作，特別是生活上的體驗，亦注入了不少能量。

不過，真正打開 Emily 對導演工作興趣的，可說是高中時期的一位中文科老師。當年，就是這位中文科老師要求同學根據課文拍一齣片子來作為一次測驗。於是 Emily 便和同學拍了齣《唐山大地震》。結果，出乎意料地獲得老師的讚賞。就這樣，Emily 除獲得了認同之餘，亦種下了日後要從事電影工作的種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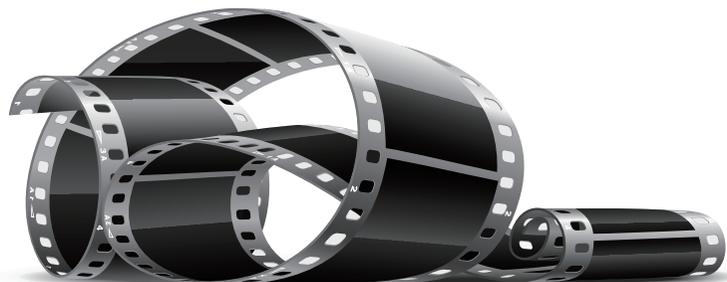
## 大學時期的“另類學習”

入讀澳門大學傳播系，可說是 Emily 的另一個能力積墊的階段。當年在高三的一次升學講座上，有幸遇上當時澳門大學傳播系主任林玉鳳，她在台上分享自己做記者的精彩故事，讓 Emily 立志要以林玉鳳為榜樣，像她一樣擅於表達自己，吸引台下觀眾的眼球。

四年的大學生活，Emily 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拍了不少短片，打下了做電影導演的基礎。至於課程方面，演講課、公關課、廣告課、新聞寫作課，都讓 Emily 獲益良多，讓她學會了寫計劃書、透過演講技巧去說服他人，這些都是後來當導演時跟投資者說故事，以及推銷自己想法時的“必殺技”。

除了在澳大的能力積墊外，真正讓 Emily 跨出澳門到北京學習電影製作的，要拜當年一位從北京到澳大作客席導師的導演所賜了。當年那位客席導師接了一齣低成本的戲要回北京拍攝，需要找兩位學生（一男一女）到北京協助拍攝工作，而 Emily 正好迷上拍電影，於是便報名申請這份“兼職”。結果和班上另外一位男同學獲取錄，有幸跟隨導師前往北京參與拍攝工作。

這是 Emily 第一次到北京展開從事與電影有關的工作，擔任一名場記，但初到北京的 Emily 人生路不熟，普通話也不太靈光；加上工作環境陌生，工作上的溝通頗辛苦，挫折感也頗大，但卻令她認識到真正的拍電影是一回怎麼樣的事。



## “此時·那刻”的電影之路

今天的 Emily 大部分時間都處於京澳兩邊走的狀態，訪問當日她表示最近幾個月將留在澳門籌備暑假開拍的《那一年，我十七》，但手頭上仍有一齣由她執導的電影《意外復活的我》，正在北京展開拍攝的前期工作。計劃完成手頭上的片約後已是 2017 年年底。

Emily 表示，現時將全力完成這些電影的拍攝工作。之後便會考慮停下來，在澳門看看有沒有機會在大專院校從事與電影有關的教職，將電影這門藝術傳承下去，因為人生有一百種可能，2018 年她踏入了三十歲的階段，想讓自己沉澱一下。當然，電影始終是自己賴以為生的終身事業，只是在這個學習的旅途上，換一條跑道繼續向前，而每一次轉變都是需要學習的，自己亦開始為這個新的旅途做好準備。



在此，筆者亦衷心期許 Emily 在電影世界裡能夠不斷前進。無論是現階段拍電影也好，抑或下個階段教電影也好，人生就像一個學習旅途，既是要有計劃，又要不斷學習，接受旅途上遇到的各種挑戰，將澳門人的電影夢想一直延續下去。